

赣版好书

围炉读书

# 江西诗派： 另立新宗的大宋气度

□ 刘平安

唐诗我们谈得很多，有“诗必盛唐”之说，宋诗我们谈得少，印象上，宋诗是唐诗的延续。详加对照，实则不然。宋诗重理致，重思致，尚巧构；唐诗重感发，重情致，尚直寻。如果要找一个能与唐诗诸家分庭抗礼的宋诗流派，当属江西诗派。《江西诗派经典选本丛书》（江西教育出版社，2024年3月）分列四册：《活法为诗：江西诗派精品赏析》《江西诗派选注》《江西诗派作品选》《江西诗派选集》，由钱志熙、陈永正、胡守仁、胡敦伦、邱少华这些深耕古典文学的学者主笔，从江西诗派诗学主张、作诗方法的详细厘析，到对诗派内部诗人不同诗歌的解读、品析，再到重新梳理诗歌词句的补校、补注，从多个角度，展示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的独特魅力。

宋人诗歌自立高格，独标宋韵，与唐诗暗中较劲，在强烈文体自觉意识之下，另辟蹊径，走出了一条与唐人完全不同的诗歌路子。江西诗派则是宋诗的集大成者。钱钟书提出“诗分唐宋”之说，《谈艺录》首篇就说“唐诗、宋诗，亦非仅朝代之别，乃体格性分之殊。天下有两种人，斯分两种诗。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，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。”点出唐人宋人有截然不同的美学趣味，讨其源流，实际是宋诗对唐诗的一种反叛。有评论家指出“宋人生唐后，开辟真难为”的宋代诗歌发展困境，唐诗已经发展到诗歌这种文体的顶峰了，诗歌无路可走，创新就成了诗歌文体发展的内部动因，诗要发展就得求变，所以南宋诗论家严羽《沧浪诗话》就说“本朝人尚理”“唐人尚意兴”，点明宋

诗与唐诗有理智与感兴之别，言下之意就是宋诗要自出机杼，另立新宗。

唐诗源于感物兴情的缘情论，强调外物对人情感的触发与牵引。宋人一反唐人做派，更强调人的精神力量，人格的独立性，人的主观情致与见识不能受外界事物的牵引。如果说唐人诗情必得由外物牵引出来，而丧失了人情感的主动性的话，那么宋人就颠倒过来，将人的情致思致，精神意志主动灌注到外物之中，强调人的主动性、自主性。苏轼的“君子可以寓意于物，而不可以留意于物”，就强调外物仅仅只是主观意见的容器。江西诗派宗主黄庭坚，师法苏轼提出的“文章者，道之器也；言者，行之枝叶也”，正因作诗要自我控制与自我决断，所以宋人格外强调人格的涵养与道德的修养。诗人以这样醇厚深粹的精神力量与人格禀赋凝成诗心，观照外物，诗意便会待境而生。黄庭坚所推崇的作诗“无一字无来处”，和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以才学为诗、以学问为诗、以议论为诗的特点，都是根植于对唐人感物生情的叛逆，是宋诗标举个性、自性、理性、智性，重视人的主体意识的具体体现。

正因宋人有意识地与唐人划清界限，追求人的主体地位，自主自控意识，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，抛却唐诗尚天工自然的追求，转而重视思力巧构，导致江西诗派有好论诗法、指示后学的特点。黄庭坚认为理想的诗歌应当是“句中有眼，意在无弦”。句中有眼，即是在章、句、字、词上用力，强调思力；意在无弦，即是在诗中展现人的思

力、巧构，追求思力为天工，化巧构为神合，做到无意为工而自然合道的境界，这是思力的高境。当然黄庭坚最为著名的，还是他的“点铁成金”“夺胎换骨”的造诗方法，前者是排布词句的方法，后者是铺排意韵的方法。点前人之旧故为金，夺前人之遗物挪为今用，与“句中有眼，意在无弦”一起构成活学活用前人遗产，博采众长化为己用的作诗门径。

如果说黄庭坚是指点诗法，那潘耒则更为苛刻，他认为“七言诗第五字要响，五言诗第三字要响”。吕本中关注到诗派内部的弊病，于是入室操戈，提出“字字当活，活则字字当响”的活法说。所谓活法，即是遍看群诗，掌握诗歌的体式、规矩、方度、法则，将前代诗歌的典范法式熟稔于心，不断咀嚼，不断付度，最终悟出一理，悟出作诗的诀窍，于是就能“出于规矩之外”变化莫测，自出新意，暗合了黄庭坚的作诗法则。江西诗派以其明确的作诗法门，丰富的创作实践，将宋诗推入化境，独步一时，是宋诗的典型代表，此后元明清诗歌发展，大致在主唐宗宋之间摇摆，宗宋一派或显或隐地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。

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，展现出宋人不甘为唐人后的进取精神，以及宋人独立的人格追求，这些作品更折射出宋人超逸闲雅的美学风调与情韵。唐诗也好，宋诗也好，读完唐诗，再读宋诗，两相对照，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，不同的思考与收获。

## 当羽毛有了山的重量

□ 卢文芳

在经典文字的世界里徜徉，我的灵魂深处仿佛经历了一场轻柔的洗礼，跃然纸上的文字宛若幽谷清泉，悄然沁入心脾，洗净尘世浮华，令心灵归于纯净与高远，成为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，一种情感与哲思的共鸣。

苏轼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虽短小清隽，却在轻浅的文字下埋藏着生命轻与重的深刻辩证。在古代文学中，月光不仅是夜晚的照明，更是情感、哲理和文化内涵的象征。它被赋予了美丽、思乡、时间与生命等多种内涵，成为诗人表达情感和思想的重要意象。苏轼与张怀民在庭中步履从容，一个“步”字勾勒出闲适悠然的态度，这与徘徊的脚步、滞涩的心绪截然不同。此步伐，乃是心灵挣脱束缚后的自在翩跹。

在这凝练的文字里，透着苏轼不为人知的贬谪之痛与生命之思。黄州的天空漂浮着“乌台诗案”的阴云，“乌台诗案”对苏轼而言，不仅是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创，更在心灵深处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，深刻重塑了他的文学创作轨迹与人生哲学。《记承天寺夜游》起笔看似平淡，却巧妙地暗示了苏轼身处贬谪之地“无与为乐者”的孤独之重，以及知交零落的凄凉处境，同时也感怀“怀民亦未寝”的相惜之重。精神上无可共语的孤独，是心灵最难以承受的重量。这夜游是两颗负重灵魂在黑夜中的相互辨认。结尾处的“闲人”二字，轻描淡写，表面是自嘲身份的“轻”，实则承载着生命无法舒展的沉重与志士失路的痛楚，尽显人生况味之深邃。这“闲”是被迫的闲，生命无法舒展的无奈尽在其中。

以轻重的高妙笔法，在于苏轼将轻浅意象变成承载生命深意的容器，平静笔调下涌动着万钧之力。承认“闲人”处境之重，“重”被心量淬炼成了一种观照世界的“轻逸”。那晚庭院中的漫步虽短，却因蕴含了超脱束缚的精神自由与对宇宙瞬间之美的深刻领悟，而拥有了超越岁月流转的恒久之重量。那一声“闲人”的叹息与自嘲，暗含着生命固有的重量与尊严。轻与重在此刻的庭院里交织，构成了中国文人面对逆境时最深邃的美学与哲学回响——以心灵的羽翼，扛住生命之重的闸门。这份举重若轻的智慧与力量，正是苏轼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同样，宋代一首《悟道诗》通过对比鲜明的意象，巧妙地构建了“轻与重”的哲学张力，体现了禅宗顿悟的境界。诗中描述了诗人终日寻春未果，却在归来轻嗅梅花时顿悟春意，这不仅是一次对自然界的领悟，也是对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。

“终日寻春不见春，芒鞋踏破陇头云”外在行动的“重”被细腻描绘，诗人以“终日”之漫长与“踏破”之广袤，勾勒出求索之路的艰辛。这两句诗不仅隐喻了世人对外求的执着与沉重，还深刻地揭示了人们在追求真理的征途中，那份迷茫与无奈的复杂心境。“归来笑拈梅花嗅”，一个“笑”字消解了所有沉重；“拈花”“轻嗅”的动作举重若轻，透露出悠然自得的超脱和内心的顿悟。作者由外向的奔波转向内心的回归，仅在拈花一笑之间，不必历经跋涉之苦。“春在枝头已十分”深刻表现了重与轻的辩证。作者苦苦寻春（真理）原来近在枝头，至重真理以最轻盈的姿态显现，呼应出“道在寻常”的智慧：最深刻的真理不在远方，而在当下心境的觉醒中，本心即道的解脱，外求的“重”与内观的“轻”在此达成统一。

《悟道诗》中的四句诗，层层递进，禅意升华，轻与重圆融。诗人以“踏破云山”之重反衬“枝头春满”之轻，揭示放下即轻盈，当人停止向外追逐，真理如梅花自然显现。微尘载昆仑，枝头一朵梅花的“轻”，却蕴含整个春天的生命力，轻盈中自有乾坤。

日常生活，心灵需承载一定重量，即便是艰辛的劳作，亦能充实内心，远胜于空虚迷茫，无所适从。至少这样，我们不会像卡夫卡笔下的骑桶者那样，因恐惧而失去自我。生命中有难以承受之重，更有难以承受的轻，如何权衡把握轻与重，不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，更是我们每个生命个体一生都在探索的课题。

## 是岁大医

□ 火华

“是岁大疫”是历史书中最恐怖的四个字；  
“是岁大医”是人类发展最幸运的四个字。

一片土地

马伯庸的《大医·破晓篇》共十四章，讲述了从1904年至1911年，两个少年、一个少女经历这片土地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最后成长为悬壶济世的“大医”故事。

书中描绘的这片土地上，有些人戴着辫子，做着不愿醒的梦。药房拉一个小木柜，里面的药品来自八国联军；朝廷命官嘴上铿锵大节，实际上软弱无能，仰人鼻息。这片土地经历着贫穷、落后、弱小。

钱穆评价清政府：“全只有法术，更不见制度。”清政府腐败苟且，日俄在东北发生战争，清政府宣布中立。作者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以贯之地采用小人物窥见大历史的手法，呐喊出医者在清末变局中救亡图存、强国保种的心声。

两处悲壮

全书最悲壮的两处：一处是萧钟英战死梅子山，汉阳上空残阳如血；一处是蛾利生病死汉口，临终吟诵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医德论述。  
方三响有句口头禅叫方家本分。这本分使他拉驴车，不收诊金，接济村民，践行大医无疆。本分在他这里退化成了本能。萧钟英敏锐地捕捉到这点，开释道：“责任是你该做的事，本分则是你发自内心的想要做的事。”从此，方三响有了灵魂，萧钟英的话和死坚定了她的革命决心，弥合了他的思想罅隙。

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医德论述和希波克拉底誓言是贯穿全书的人道精神，它们始终保证着大医“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”的责任和共情。这与韩愈坚持一生的儒家信条何其相似——彼介于其侧者，闻其声而见其事，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，而后往而全之也。

蛾利生是一位严苛、悲悯、理性、浪漫的爱尔兰人，他可能一生都没接触过儒家，却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。“我希望能培养出至少一位独立执刀的本土良医，让这里的生民多一分希望，也让外界少一分误解。”他的遗言是为生民立命。

当红十字旗半降，大医已去，孙希志继。

三人成行

时局在破和立，人物也在破和立。方



《大医·破晓篇》  
马伯庸 著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三响会成为另一个萧钟英，孙希会成为另一个蛾利生，而姚英子会成为另一个张竹君。

书中开头，幼时的方三响不小心踩到黄泥差点摔跤，被父亲喝骂。他的反应是“紧抿嘴唇”“不吭声”“不服气”，三个神态塑造了他的刚毅木讷。孙希的登场是在伦敦骑自行车，“整个人前倾”“快速蹬踏”“不住按动车铃”，一个古灵精怪的摩登少年跃然纸上。姚英子遭遇车祸一事则表露出其骄横的性格，买到新车她会喊“我来开我来开”，听到管家嘱咐会不耐烦。作者通过神态、动作、语言描写，再假借场景烘托，将性格鲜明的人物送进读者心里。

人物的“立”源于成长。主人公们路遇伤患，背负起“视救人为天然责任”的使命。正所谓不破不立，在上海鼠疫、皖北水灾、武昌起义三大事件中，方三响无力地陷入“为什么”的迷茫泥潭，孙希纠结是否演绎间谍的戏码，姚英子为自己跳脱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最后故事因为孙希东窗事发而完全“破”开。他们不断消除障碍，来证得大医之道，实现“扫却当途荆棘刺，三人约议再和同”的未来图景。

四海待医

无论是曹植笔下的《说疫气》，还是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的美洲瘟疫，以及衍生出死神形象的欧洲黑死病，检视古今中外的疫祸，能印证书中很多启示。

对个体而言，永远亟需杏林圣手。对团体而言，卫生体系与公共教育不可或缺。对古老帝国而言，治国之病的药方，不啻觉醒民族之魂。鲁迅是这样做的，孙中山也是这样做的。1894年初，孙中山写下八千字《上李鸿章书》，字字记录中国现状和求索之路。但李鸿章忙于应付中日甲午战争，只是打量一眼，认为他这样的年轻医生，不懂得治国。后来，孙中山成为拯救民族的大医，还这块土地有了心跳。

书中留了一个“扣”。说的是上海鼠疫已平，但数千里外的哈尔滨将迎来一次大劫，孙希曾见过的一位老师将成为力挽狂澜的大医。这场大劫是真实发生的1910年鼠疫事件，持续6个多月，席卷半个中国，造成6万多人死亡。而这位老师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医伍连德。这个“扣”将在下一部作品中解开。

## 少年情怀总是诗

□ 张燕峰

《平原与少年》是作家庞余亮的新著，书中深情回忆了少年时代在家乡南方平原上发生的农事，家事以及苦乐交织的趣事。作者以诗意的情怀和语言追叙往事，以少年的视角按照24个节气的顺序，写了24篇散文。从立春春的扯盐巴草写起，写春天油菜花，夏天小麦，秋天割麦，冬天挖芋头，趣味盎然。可以说，这部作品是贫困少年眼中的一部场景宏阔、感情醇厚的平原农耕史诗。

这是一本有趣的书，文章与图画完美融合。依据二十四节气安排框架，按照时间顺序来叙写农事。每一个故事开始之前，作者都要对该节气进行简单介绍，并细心向读者推荐这个节气里适合阅读的图书。而且每个故事都依据内容会有插图，色彩饱满浓烈，线条简洁有力，意境悠远旷远，人物活泼可爱。每篇文章与插图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读之，妙趣横生；观之，引人入胜。

书中还写到了贫穷年代江南的种种美食，对于一个经常饥饿的孩子来说，春天田野里的嫩豌豆和青蚕豆，夏天小河里的河蚌和黄鳝，秋天寒霜覆盖下的菱角和芋头，冬天的慈姑汤和紫萝卜都是难得的美味，给他的味蕾带来别样体验。作者除了写饮食，还写了人们的日常生活，如一幅多彩的徐徐展开的江南风情画卷，为读者了解江南风土人情打开了一扇窗口。

作者是在平原上赤足奔跑的少年，贫穷的生活锻造了他的意志，养成了他坚毅的性格，也启发了他对生活和命运的思考。“不挑食，不抱怨，这是贫穷人家的生存哲学”“恍惚之间，这世间最忙碌的虫子是在这块土地上过日子的人”“上课的铃声响了，众学生们背负着自己的命运，奔跑着去学校”……这些融合了生命思考的句子非但不给人以生硬牵强之感，相反在平静风趣的平原叙事中增加了深沉的哲学意味，启发读者透过寻常景象深入思考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真相。

整部作品充满对父母的疼惜，亲情的自然流露令人感动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酷暑时节，父亲让“我”每天打两条芦箔，每条一丈长。怎么打呢？用芦柴一根一根地编起来，而编织芦箔的草绳是十度长，一度长就是大人手臂完全张开，从左手指尖到右手指尖的距离。这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繁重的工作量，何况是一个瘦弱少年，但“我”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完成了父亲吩咐的任务。谁能想到，他瘦小的身躯居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力量。贫困的生活没有摧毁他的意志，相反让他学会了体谅父母，心疼父母。“父亲说不出原因，就像说不清为什么他如此辛苦地劳作，却依旧不饱他饥饿的子女们”“麦田的面积实在太大了。还有白化肥，不仅刺鼻还腐蚀手，但我不能抱怨。母亲的手更像是老树皮”……这个少年瘦削的双肩上过早承担起生活的重担，总是尽己所能分担父母的辛劳，亲情始终是他最看重的东西。

这部作品还洋溢着浓厚的童心童趣。文章从儿童的视角来叙述故事、描写景物，表现出少年儿童天真烂漫的心理。“我不仅偷吃过菜羹，还拔过公鸡的翎羽，捣毁过野蜜蜂藏在屋檐下芦管里的蜂蜜”……以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语言叙述故事，既突出了少年淘气顽皮的本性，也表现了少年身上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。作品语言也非常灵动，充满诗情画意。因为是写“大地上的事情”，所以作者引用大量农谚，如“立夏十天遍地黄”“九九杨花开，农活一齐来”“小暑雨如银，大暑雨如金”。书中还多采用浪漫奇思的语言，如把惊蛰的雷声比作雷公校长的鼓声，把从冬眠中渐渐苏醒的虫子比作虫子同学，把瘦小少年眼中庞大的石碾比作石碾将军……这些新奇动听的语句使整部作品弥漫着少年天真烂漫的气质，引领着读者穿越岁月风尘，重返往昔时光，拥抱少年时的自己。

少年情怀总是诗，诗染四季跋涉路。《平原与少年》以诗意的笔触，尽写平原农耕往事和日常琐碎，苦涩中夹杂甜蜜，艰辛中渗透亲情，在对少年时光的深情回望中，充分彰显了贫穷岁月里亲情的美好和农事的艰辛，唤起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。



《平原与少年》  
庞余亮 著 孔妮莹 绘  
希望出版社